

〈虛線〉

大雨砸落以前，鄭俊言已騎著變速腳踏車，穿過武慶路口重重車潮，轉入漢慶街。「啐」一聲，轉角的黃昏市場已被連根拔起，鋪天蓋地的改建成二十四小時全年無休的「愛國超市」，浮誇的紅白色系，自動門外各擺一排會唱歌的娃娃機。漢慶街還是漢慶街吧？轉角那家富士檳榔攤，老夫妻終於存夠一千五百萬，將攤位原址的透天厝買下。頂著衰弱藍光的「富士檳榔」招牌，他們哪都沒去，電視節目依舊閃爍明滅，鎮日坐在高椅上剝檳榔，再剝三十年，剝下一個一千五百萬。

冬日微刺的陽光罩在身上，鄭俊言感到熟悉的溫暖，才恍惚想起這條街，他曾經住過十年。紫竹林精舍仍聳立如外星要塞，石造大佛，草皮修剪整齊的停車場；明園幼稚園裡木棉花落盡，還有游泳池、巧克力吸條哨子糖柑仔店……。他曾經和已經去世的妹妹赤腳跑過漢慶街，各抱二十顆健達出奇蛋；和童伴放開雙手夾住腳踏墊，在監理所車道歪斜競速。曾從公寓樓頂丟下一顆漏氣的打火機，在一個「大兒子整年都在K書」的八婆面前引爆，那八婆尖叫著嚇翻倒地，再抬頭早已不見人影……。他勾起一個不著痕跡的笑。

對小時候的鄭俊言來說，漢慶街就像一個圓形塑膠蓋闔起來的的培養皿，魔術師反覆抽轉的不透明杯——那已是全部的世界。

佳佳理髮店玻璃門上，貼著鳳山市長和高雄市長攜手致贈的方扁春聯，雖已褪成白紅色仍能想像曾經如何鮮豔。卡通花媽頭佔據了門聯的百分之五十，外加一行極不搭軋的瀟灑墨跡：「恭賀新禧！」鄭俊言推門進去，「啊——你來啦！」叫聲夾在髮油的刺鼻香中，理髮店慣有的包膜氣味迎面掩至。國小同學陳巧好丟下美容雜誌，跳到鄭俊言跟前，戳著他肚皮的肥肉：「哈哈哈哈哈你好像變胖了耶！」

巧好媽一身黑衣牛仔勁裝，髮型蓬鬆狂野恰似歐陽菲菲，邊幫客

人上髮捲邊笑：「人家鄭俊言一直長這樣啊，妳怎麼笑他？」

「才不是咧！」一百七十三公分的巧好勾著俊言的肩剛剛好，「他現在大概比我認識他的時候，胖三十公斤！」

「這很自然吧，這叫作心寬體胖！」鄭俊言比了比陳巧好的額頭，「我才要說妳又長高了咧！」

「哈！我又不是故意的。羨慕啊？」

「沒差啊，反正我都已經一八〇了。」其實鄭俊言站在高挑的陳巧好身旁，有時還惶然，誤以為自己是不是變矮了？

「喂，鄭俊言，跟你說喔，我今年又長了二公分，現在是一七五。」陳巧好的口氣竟然有些落寞，「媽的！我到底要長到什麼時候啊？」

「巧好，女孩子不要罵髒話！」鏡子裡的巧好媽開口，手未緩下，客人的雜誌正好翻開下一頁，分割兩格的「大家來找碴」。

「妳剛剛打給葛格還不是講髒話！」

「我又不是女孩子。」巧好媽的眉毛一挑，手中髮捲掉了兩個，巧好搶上前去攬起：「哈哈！說的也是，妳都幾歲了？」

「幹！妳這死小鬼……。」

鄭俊言看著陳巧好的長馬尾，想及韓國女子團體 2NE1〈I AM THE BEST〉那支快舞，也想起李彤，有一頭長馬尾；突然，他好想拉著陳巧好一起甩髮（蘭嶼達悟族那樣，嘿唷嘿唷嘿唷——）。最好也像他們國小時期共看的那齣《少林足球》，把地上的髮片通通掃飛起來，趙薇以腳代指，畫一幅太極。

（如果小三那年，陳巧好一直沒有剪髮，現在應可委到地上了吧？）

小三那年，鄭俊言搬了家，那是他們長居十餘年的社區，「中正綠大地」。俊言媽買了十二杯藍天鵝珍奶，請鄭俊言的玩伴，當作送別的流水筵。他們在中庭的杜鵑花架前鋪了一張地巾，高嚷「天下無不散的宴席」，乾杯。現在想起來，藍天鵝的珍珠又多又細，在高雄

悶熱的天氣裡更顯甜膩。

「反正，沒多遠嘛！每天都可以回來看啊！」鄭俊言和玩伴們約定，也安撫自己；下次回來，一定要再次爬上樓頂，把中秋節暴雨，未能施放的水鴛鴦一次放乾淨。

鄭俊言沒想到，凱旋路到漢慶街雖只有十五分鐘車程，卻已是另一個培養皿。那年冬天，斷斷續續下了一個月的雨。鄭俊言的抽屜裡，那包水鴛鴦一直躺著，過了三年未曾打開。

鄭俊言至今還會回漢慶街剪髮，習慣了嘛。

他曾在新家附近的連鎖髮廊剪，並不壞；那個滿臉豆花的設計師雖臭一張臉，剪刀舞起來卻不馬虎。鄭俊言在日本美髮雜誌指了一顆頭，設計師「喔」了一聲，就複製那顆頭。但是，那也不是鄭俊言。準確來說，那不是漢慶街的鄭俊言，而是凱旋路的鄭俊言。

「美而美是不是倒了啊？我記得它都會開到中午啊？」鄭俊言問，陳巧好爲他圍起鵝黃罩巾，輕巧而熟練地調整絲線；「不知道耶，聽說那個老闆生病……。」

「其實我要跟你們說，我妹妹在搬家以後……」鄭俊言瞥見身上的罩巾有三兩個細小破洞，便無聊地將手指移動到那些洞的底下，半球指腹壓透出來，由紅轉白。陳巧好好像沒聽見，轉身倒水：「等一下喔！我媽快好了。」這時鄭俊言才想起，連佳佳理髮店也移動了：從原來的九十五巷，搬到九十八巷。陳巧好說，研究堪輿頗有心得的大伯，一句話就讓巧好媽連夜搬家。巧好媽不信什麼神，就信風水；或者說，信錢。

只是九十五巷到九十八巷啊。只是漢慶街軸線上的移動，鄭俊言已覺得完全不一樣了。

巧好媽的左手持水瓶噴霧，右手夾著剪刀和木梳，飛快地削舞著。鄭俊言低著頭，看罩巾上的髮一片掩過一片，像畫布上漸深的炭筆素描。「俊言，你的頭髮怎麼還是那麼厚啊？哈哈，下次要加收錢

喔。」

「我也不知道啊，遺傳吧？從以前就是這樣。」凱旋路那家設計師，也講了一樣的話啊。鄭俊言看著鏡子裡，巧好媽的手佈滿細小青筋、皺褶，像山脈，像峽谷。

還有陳巧好。陳巧好坐在他的身邊，翻讀著《Beauty》雜誌，不時抬起頭來，和鏡子裡的他對看一眼。他們的映像在兩片鏡子之間，複製出無數個分身。每個分身的瞳孔裡面，還有自己以及對方的分身。

會不會千萬個分身裡，混入了一個他們並不相識的人？

直到走出髮廊，他都沒有提及，留在漢慶街的妹妹。撐起傘，說了一句：「怎麼下雨了？」



早晨剛下過雨，樟樹下聊的全是以些微票數落敗的連戰宋楚瑜。總統大選結束，國民黨的支持群眾靜坐總統府前，要求查封票匭，重新驗票。陳水扁的鮪魚肚被打了兩發子彈，立法委員開藍色貨車衝撞高雄地方法院，幾個民代攜手喊絕食……；外面的世界好像全都亂了。街上的人們憂心忡忡，圍牆裡的國中生也模仿著大人，雙手抱胸眉頭深鎖。如果他們知道許多年後，兩顆子彈仍為懸案，藍綠再次輪替，不知道還會不會那樣困惑？

「我媽說，如果是民進黨，可能會更嚴重喔。」有個職業軍人爸爸的朱志豪，家中沒電視、沒電腦，唯一消遣是逛夜市，開頭總是「我媽說」。

「會不會南北分裂啊？」陳慶志問，「我爸媽老家都在台北耶！」

「靠，南北戰爭喔？」歷史很好的陳邦豪叫了出來。

「不會真的打起來吧？」陳慶志的嘴邊長了顆痣，跟著他的苦惱歪到一邊，「那我要站在哪邊啊？」

「我媽說，差不多可以準備移民了啦。」朱志豪。

「啊對了，我跟你們說喔，昨天我用 AK 幹掉那個三班的……。」

沒有任何預兆，話題已自然轉向「喂，晚上去『大高雄』包檯啊」之類的結語。

「三民——主義——」操場上國歌轟然，管樂隊擂響大鼓，葉又落了一些。鄭俊言班上分配到的掃地區域，在子母車周圍；爲了避開倒垃圾的人潮，偷得每周早自習時間，先行整理。

大概不想靠近這個臭噁之處吧？他們猜想。衛生組的評分老師對這裡總是睜一隻眼，閉一隻眼；少了監視，掃地工作變得隨意開心。即使只有一個小時，離開規律日常的輸送帶，還是讓他們欣喜：我還是有那麼一點點與眾不同。

鄭俊言不好聊，自然漸漸疏遠那群男生；應該說，被那群男生疏遠。當他把各式各樣的垃圾（小至用過的衛生棉，大至破洞的沙發），扔進總飛舞大頭蒼蠅的子母車，不遠處的訓導主任正以緩慢而單一的語調，描述上個禮拜又有別校的高職男生機車超速被卡車衝撞，死了就算了，還變成植物人；是要讓父母養一輩子嗎，還是讓國家養一輩子？還有，某個北部國中女生被叔父強暴，不要只同情被害人，那個女生一定也有問題。所以我說，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，你們自己也要小心……

時間是剖開兩半的西瓜，另一頭是全部；而鄭俊言在這頭，孑然一身。

鄭俊言一個人的掃地時間，總愛把枯枝菸桿利樂包，一絲不苟的聚集成一堆一堆，再揮舞竹掃把，大力打散。而後重新堆積，再打散，再聚集；重複著這個動作，直到週會結束的鐘聲響起。

妹妹急性高燒去世後，鄭俊言就想要製造一個結界。一個無聲的結界，足以拆解時間，重組時間的結界。他以爲掃地的方式便是結界，重複，重複，重複；重複讓人心安，讓人幸福。好像只有那樣，才能確認自己仍然擁有記憶。若套用李彤的說法，就是「還記得記憶藏在哪裡」，或者，「記憶根本不藏在哪裡」；掃地區域便是一個結界，讓

他確定自己的擁有或失去。

如果沒有遇見李彤，鄭俊言可能還重複著那個遊戲。

「喂！喂！鄭俊言——」牆外，傳來低聲的呼叫。

「誰？」鄭俊言抓起畚箕，仰牆問道，「妳誰啊？」

「我是李彤啦！」

「誰啊？」

「我跟你同班啊！」牆的另一邊，傳來有些急躁的聲音，「李彤啊！你忘了嗎？」

「妳是新轉來的同學嗎？」

「嗯……，對啦！待會再聊，先幫我拿書包。」語聲未落，一個綠布書包已飛起，鄭俊言趕緊伸出雙手捧住。接著是一道人影，單手撐牆，側身，貓一般俐落輕穩。

李彤接過書包，斜背，大刺刺拍了拍屁股，「哈！謝啦！」

「下次盡量走大門，被抓到、被檢舉，都會記大過。」

「你看我這樣，哪敢走大門啊？」這時，鄭俊言才注意到，長馬尾，過膝黑襪，格子裙勉強罩住屁股……，沒有一項符合校規。李彤還晃著頭笑：「誰知道你們學校管那麼嚴啊？」

「也是啦，還是……。」鄭俊言想不到任何辦法，只能看著李彤轉過身去。

「你好冷淡。」李彤一笑，轉身便穿過了蟬鳴。她規律擺動的馬尾，讓鄭俊言快速翻讀起剛剛發生的事。啪啪啪啪、啪啪啪啪……葉隙篩落陽光，古老氣味像索引，提領鄭俊言的記憶，彷彿又回到，和妹妹攀爬「明園」的麵包樹，手沒抓緊而掉下來的那個下午。

操場上，身形矮小的糾察隊長，正吹著崗哨，指示朝會結束；人群如蟻，漩渦一般無聲離開。鄭俊言突然覺得，李彤笑起來的樣子，有點像妹妹。

一陣風起，重新轉動瑣細的閒談，也吹亂了堆整好的落葉。

●
清一色，每個女孩的頭髮必須剪至耳後三公分，乍看還以為鳳甲國中是所男校。然而，李彤總是綁著馬尾，晃啊晃的，黑髮在肩後垂成一道瀑布。

鄭俊言不明白，為何那總被稱為「鬼眼狂刀」、「斬髮不眨眼」的訓導主任，從未拾起大剪刀，氣呼呼地跑過穿堂，將那條犯罪的馬尾剪除。師長們講好似的，從來視而不見；甚至，同學之間也未有耳語。

鄭俊言好羨慕李彤製造了一個不透光的界域，得以蜷縮進那個僅容自己的殼。消失或隱匿，鄭俊言卻只能選擇閉眼，等待睡眠。

那時的他常想及死。

他看到某個作家寫，死亡就是每個人都會變成一團噁爛的蛋白質，碳分子，被噁爛的細菌分毫不失的吃掉，化為微不足道的能量，然後消失。「就只是消失而已。」頓時，他豁然開朗；像看了整夜的抽象畫，卻發現：「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而已嘛！」

「只是消失而已。」鄭俊言鬆懈下來，只是，「消失」。他眯起眼睛，睡意瀰漫，忽地一個墜落，心臟狂跳，鄭俊言覺得背後蔓長出一團漆黑的洞；他冷汗直流，豎起身子，快步走出房間。客廳的風扇吃力運轉，電視節目放映著已重播無數次的《大長今》。母親安坐沙發縫衣，他走近，靠在母親身邊，慎重異常地問：「媽，每個人都會死嗎？」

「會啊。」

「一定會嗎？」

「一定會啊，只要是人，每個人都會。」

一定會啊。一定。母親的語調平靜。安然。讓鄭俊言以為，死亡只是自己的難題。鄭俊言拉緊棉被，層層裹住自己，月光穿過淡藍色的簾子，風吹動時像是海浪。「死亡面前，人人平等……」他再次坐

起，軍人造型的鬧鐘滴滴答答敲打；他多想下一次張眼，就聽見它充滿朝氣的高叫：「喔嗨唷——喔嗨唷——」他還想要跟李彤說早安。爲此，他願意寫費解的數學習題，願意與討厭的人群爲伴。

書桌上擺著一個矮胖的陶瓶，去年蛇窯燒的，插上一株常春藤，瓶身歪歪斜斜地刻著：「平安喜樂」。死去是怎麼樣的感覺？小時候去墾丁帶回來的貝殼風鈴，懸在窗台邊，叮叮咚咚，叮叮咚。一樣是夏天啊。陶瓶只是索然地拉長影子。

鄭俊言輾轉難眠，身體發冷大腦脹熱。他踢開被子，打開電風扇，又冷得發顫，忙把棉被拉上；來來回回如洗三溫暖，竟感覺明日就要死去。「明天，我明天要和李彤去看電影……」門縫下的光已掩去，整座鳳山城歸於永夜般靜寂。他知道現在死去，不會有幾個人知道，更不會有人記得。那就真的什麼都沒有了。至少，還有李彤會記得吧？乾脆這麼死去算了——

不可以，絕對不行！鄭俊言轉開房間的鎖，用力敲打母親臥房的門，哭叫著：「媽！我快要死了！我快要死了！我不要死——」母親一襲睡衣，滿面倦容地打開了門。她的頭髮蓬亂，像剛從墳場返來。

「妹妹去哪了？她怎麼不來吃飯？」九歲的鄭俊言彈出食指，塞住耳朵，嗆啞聲忽遠忽近，一團哄吵。黑衣黑鞋的男人女人，在庭埕來來去去。

「她去地下了。她在跟我們玩躲貓貓。」母親蹲著，把手放到鄭俊言的臉頰上。

「她肚子餓了會出來嗎？」

母親不說話，眼睛紅腫，好像滴到蜘蛛尿。

「媽，你會死嗎？」

「會啊。」

「那我也會死嗎？」

「也會。」

「什麼時候？」

「不知道……但我們都會死。俊言，你不知道的時候，就是你死掉的時候。」

鄭俊言扭開檯燈，在十月第二個禮拜的週記上，寫滿三頁的死亡。遙遠的死，遙遠至永無法辨清的死。或者，根本沒有死？死者在經歷「死」的片刻，就再也無法感知了；只有死者能感知死去，沒有感知，就沒有死。

他想起妹妹，寫下人生中的第一首詩，是這樣開頭的：「妹妹，請聽我說……」說什麼呢？如果死就是沒有知覺，還要對她說什麼？鄭俊言感覺已不是自己在寫詩，而是孤獨的讓筆領著，勾勒一道熟悉卻永難理解的暗影。他彷彿代替了妹妹，重新死過一次。

那晚，他自覺在那本破爛的週記上，寫下人生中最好的作品。他後來持續寫了一些詩和小說，都是被那個夜晚推動。他的身體恆存著作家的夢，雖然那三頁的死亡，只換得導師一句：「思想深刻，感情生動。唯觀點並不新穎，偶有錯字。」

鄭俊言拿到週記，看著紅色的筆跡，想：老師說的沒錯，只是消失而已。



鄭俊言沒有死，也沒有消失。

接下來三年，他和李彤進了七十二次電影院，其中三次看的是同一部片：《花與愛麗絲》。那部片讓李彤又哭又笑，鄭俊言卻無法理解哪裡感人。他當然不會說出來，仍假裝津津有味的反覆看了三遍。他們看的電影都由李彤提議，鄭俊言從沒意見。老實說，他並不喜歡看電影。可他喜歡陪伴李彤。他總能在片子結束前五分鐘醒來；只需開頭結尾，便能猜測大部分的劇情，也能跟李彤聊得愉快。

「等下要不要去吃『情緣』？我好餓喔，想要大吃蒜泥白肉。」

「好啊。」

「請我嗎？」李彤咯咯笑，肩膀起伏，長長的馬尾依舊活潑躍動。

「可以啊。」

「你真當啊？要不順便去火車站那家書店逛逛？」

「好。」

因為是二輪片，一張票必須搭兩部戲；當他們走出和春影城，夕陽已潮滿整條建興路。對面「天主教會」的大紅懸燈轉亮，烤香腸、鹹酥雞的攤位前開始有人排隊。這條街上特多泡沫紅茶店、燒烤店、自助餐，參養著出入這座影城的人。

李彤的右手牽起鄭俊言的左手，李彤的左手則握著一杯每來必點的布丁奶茶微糖去冰。他們牽著手的時間，比說話的時間還多；他們可以整天牽著手，沒有話。李彤不似某些女孩子牽起手來，便和死人一樣冰冷僵硬；也不會暗中搔掌心、捏指頭，更不用在意手汗的問題。就只是牽手。李彤牽著鄭俊言，鄭俊言牽著李彤。而鄭俊言總是跟在李彤身後，亦步亦趨。

李彤不發一語的走。左轉，右轉，右轉，碰到直線就疾走，遇見紅綠燈便繞路而行，一刻也不停下。像在追趕著什麼，李彤的沉默與速度化爲結界，「喂！慢一點好不好啊？」彷彿一架高速行駛的野狼，鄭俊言在後座，逆風高喊。

「啥？你說什麼？」高雄街景旋流成幻片，也似連環畫，快速抽轉；如果連綴起來，大概是一部加了兩倍速的電影？「慢一點！慢一點啦！」鄭俊言高喊著，李彤仍持續加速。她的手依然溫暖，鄭俊言的聲音融進晚風，漸淡，漸小，漸漸隱入城市的夜色，「喂！妳要去哪裡啊？」

李彤卻跑了起來。她和鄭俊言的 Converse 帆布鞋上，兩隻黑色的星星競相奔逐。一點都沒有拉扯的感覺，李彤的手仍是軟的，像木筏讓繃繩輕巧鉤住。

持續加速。他們橫跨九如路、大順路，在建國路的電腦街上旋了

一會（鄭俊言赴台北唸大學的暑假，他的大阿姨將在此買一台筆電給他），沿著中山高速公路的高架橋疾奔，目標顯然不是火車站。過了中正路的大交叉口，就是中正運動館。鵝黃圓形建築剪出光暈，如羅馬競技場聳立；他們跑過去，落入體育館的陰影。小二的鄭俊言，曾誤入體育館兩公尺深的泳池，幸好救生員即時發現；他撥開落葉掩覆的水面，哨音高聲揚起——那個不斷下沉的夏天。

「你的鼻子好大。」李彤突然煞停，回過頭，注視著滿臉通紅的鄭俊言，「真的好大。」

「妳現在，才，發現，啊——？」鄭俊言大口呼吸，喘著大氣。

「你知道嗎？鼻子大代表性能力很強喔。」李彤淺笑。

鄭俊言一陣尷尬，抓了抓鼻子，喘著轉移話題：「喂！妳剛剛不是說要吃麵嗎？妳到底要帶我去哪裡？」

「中正綠大地啊！」

「哪裡？」這次是鄭俊言聽不懂了。

「中正綠大地，你的老家啊。忘了嗎？漢慶街啊！」

夕陽垂落，武營路直行，他們不走人行道，沿著路肩黃線快速奔跑，穿梭車陣之中。高速路橋下鋪了紅磚，燒滿一樹樹阿勃勒的黃，衣袖飄飄彷彿電影台播映的《臥虎藏龍》，李慕白和玉嬌龍飛升竹林鬥劍。李彤在漢慶街前轉向輜汽路，左手邊是將整建為都會公園的衛武兵營，高牆拆除，音樂廳已有雛型。接著是鳳甲國中，鳳新高中，新甲國小，他的母校，十餘年的重複，重複，重複。

橫越了武慶路，就是漢慶街，駕訓班，紫竹林精舍，明園幼稚園……。

這一條路，便是鄭俊言的生命史。他能夠細數每一幢大廈樓房的前世模樣，或者曾經荒涼的甘蔗田、尚未開張的補習班、巷口的包子店。他能夠指出那攤不賣紅豆口味的車輪餅座標，能夠躺在一棵鳳凰樹下，便讓每一個世襲學弟妹關係的制服男女經過。如果捲起鳳山地

圖，則他至此刻的人生，大概是一條虛線，以各個地景定位，而他是其上不斷移動的點。

陳巧好和佳佳理髮店就在不遠處，「中正綠大地」已在眼前。那是一座社區型的公寓，窄長的中庭，可以一眼到底。三兩顆椰樹仍然枯瘦，鄉音濃厚的老兵管理員，鎮日坐在中庭椅子吐痰的老人，每周二度的躲避球賽……，似已跟這個太平盛世的年代，一同荒蕪。中正綠大地，現只是一盒死靜的標本箱；面無表情的行人穿梭來往，玩伴們仍守著這一個培養皿，等他歸來嗎？

鄭俊言牽起李彤的手，這次他走前面，手裡已多了一包水鴛鴦。鄭俊言想，這次一定要把玩伴們通通喚出來，就連那個總是辱罵他們的八婆也要——他還能記得多少名字？他揣了揣口袋，打火機帶上了吧？

那是他和妹妹，和童伴，共同待過的漢慶街，中正綠大地。水鴛鴦就要燒盡引線，在呼喊與火光中旋飛而起，鋪滿漢慶街的天空。



畢業前的那幾天，李彤總是一個人，登上頂樓，倚在矮牆邊看雨。同學間戲稱那是巴比倫的空中花園，栽植幾盆花樹，平時乾枯寥落，近日卻反常地欣欣向榮。李彤實在太沉默了，彷彿班上沒了這個人。雨季來臨，她更少來上課；就算來了，也只是呆坐位子上，不拿課本，不帶筆盒，馬尾靜靜散在肩膀，像積雪。

「再見了。」再見。他和陳巧好攔了一輛計程車，背對著妹妹定格的笑臉離開。妹妹再見。漢慶街再見。他們在高雄火車站下了車，五十嵐移動了兩條街，國小國中時風行的「格子舖」，接連倒了三家。補習班大樓林立，高懸著優秀學長姐的笑容，顯示他們的勳徽，他們的戰果。

鄭俊言領著陳巧好，走進光南挑選蘇打綠的新專輯，並蹓到四

樓，看一會兒翻譯小說，順手買了兩支 0.38 鋼珠筆。他們經過騎樓，一個算命師叫住他們：「你們的眉間積了陰氣……，」他們只是繼續向前。穿過一座橋，一家大排長龍的關東煮，走進肯德基點了兩杯可樂，坐下來，看著窗外。

雨落了下來。

畢業典禮的大禮堂，李彤沒有出現。鄭俊言掛著畢業生的胸花，穿梭於一張又一張哭笑的臉龐，搜尋李彤的長髮；即使他知道，李彤再也不會出現了。「喂！鄭俊言！」「等等啊，鄭俊言，我在這！」同學們高喊著他的名字，而他片刻也不願停下。有人搬出一大籃水球，叫鬧著砸了起來。白色制服變得透明，女生們的內衣顯影，卻笑得亂顫；她們紛紛彎下腰，也抓起腳邊的水球就砸。繽紛多彩的流彈亂射，其中一顆紅的還飛上司令台，把高掛著的國父遺像打落，哐啷啷啷，哐啷啷啷，裱框的玻璃噴了滿地。像一場永無止盡的狂歡節，水球飛向痛哭和駭笑的人，全身濕透，他們舞著，歌唱著。

鄭俊言想逃離，卻屢屢被人拉住。他每被拉住一次，制服上便多一道黑筆簽名，他也得把自己的名字，畫押般印上那些人的身體。

他跑過操場時，視線已被暴雨模糊。制服吸飽雨水，身體卻無比輕盈。鄭俊言踏上墨彩渙散的綠地，像匿入了一幅畫的草原，自己也成爲墨彩的細微暗影。餘光所及，紅鞦韆與灰褐蹺蹺板，皆刷淡了顏色，若有似無地起落著。

「畢業以後，李彤……，妳和我，不，這個城市，還會繼續存在吧？」沿著歪斜的階梯攀爬，那是鳳甲國中最高的教學樓；他想要親眼看看，這個城市的全貌。

旋梯沒有牆壁遮蔭，雨水灌注進來，在樓梯間匯流成溪流和湖。滴滴答答滴滴答，磁磚破毀，他踩過積水，濺飛一些水花；水花折映出自己的身形，才讓他模模糊糊想起某些事情，如何發生。

鄭俊言在通往頂樓的門前停住了腳步。他原以爲已下定了決心：

即使看到的，只是消失的自己，也會無謂的掀開那扇鐵門——門後是城市，是那場中秋節的雨、漢慶街、陳巧妤、鳳甲國中、妹妹……；是李彤牽他的手，在他熟悉（或者陌生？）的高雄飛逐。那三場《花與愛莉絲》的電影，是啊，看過太多次了，即使沒有抵達片終，也知道結局必然是好的。愛莉絲的雨鞋輕盈踩踏，旋轉，旋轉。暴雨裡的長長馬尾像陀螺的透明絲線。

旋轉，旋轉。

雨愈來愈大。鄭俊言仍停在頂樓門前；樓梯的間隙，成爲畫框。他看著畢業生們叫鬧著從大禮堂飛跑而出，每一張臉都在雨中溶解成單色，像共同編織一面巨大青春的旗。他們的水球戰尙未結束：紅的、黃的、藍的、綠的、紫的、白的、黑的……，高高飛起，復又落下，破碎成花。他們的目標已不是彼此，而像在打空中的鳥或什麼的——他們又看見了什麼？

雨絲是虛線，天際與城市隱隱相連。鄭俊言從口袋裡，掏出一顆水球（妹妹最愛的粉紅色），攤開雙掌，像荷葉捧著露珠。水球裡面坐著粉紅色的李彤，也坐著粉紅色的城市，下著粉紅色的雨。雨裡有淡淡的他……，鄭俊言用力閉眼。

若有記憶，也必是一幅無可奈何卻又無比晴朗的樣子。